

■走近新大众文艺作家

单克锋：在平凡生活中捡拾诗意

本报记者 周翔宇

于忙碌奔波的工作之外，以诗歌收纳生活感触，在市井烟火里打捞文学微光，这是徐州很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日常，单克锋便是这样一位扎根生活、坚持文学书写的民间作者。

今年52岁的单克锋，平日从事医药行业招商相关工作。因为招商事务繁杂，时常需要去往外地城市出差，工作几乎占满了他整个白天，所以他习惯在安静的晚间开卷、提笔，留出睡前的两个多小时去阅读与写作。

这个习惯，已经养成数十年了。

1994年，单克锋在读中专，一次课间休息，他在同学的课桌上看到《星星》诗刊，顺手取来阅读，没想到越看越入迷，就此喜欢上了诗歌。

“那位同学热爱文学、藏书丰富，他在我看完一本书或者杂志后，会和我讨论书中内容，同时带新的刊物给我看。我们经常交流对文学作品的感想，也写诗互相点评，可以说是他帮我推开了文学世界的大门，我一直很感激他。”单克锋笑着回忆，“上学时课业忙，就趁睡前读读书、写写诗，和工作后没什么两样，都是忙里偷闲，用文学给普通的日子添一点亮色。”

单克锋的创作以现代诗为主，有时候兴致来了，也写散文。他说：“散文和诗歌一样，都是美的。”

他的写作纯粹发自本心、随性而为，很少进行硬性创作：“有灵感便多写，无灵感便少写，诗歌不必强求数量，只求真诚书写生活体悟。”在他眼中，创作灵感

皆源自烟火日常。他习惯捕捉生活里润物细无声的细小温情，将平淡无事的日常落笔成文，遇见触动人心的点滴，便随手记录，待到夜晚静心打磨、雕琢字句。

“这些年断断续续坚持写诗，如今回头再看，感慨良多。”单克锋说，“曾经有段时间工作格外繁忙，恰逢孩子出生，家庭与工作双重重力之下，几乎抽不出时间动笔，一度以为自己要放下写作这个爱好。”

等到孩子稍微长大些，单克锋“松了口气”，又重新拾起笔墨。其实他从未真正远离文学，即便很少动笔的日子，也会抽空品读诗歌。

前两年，他加入金龙湖文学社，结识了一众文学同好，大家互相交流、彼此提点。

文学社常年组织文学沙龙、户外采风等活动，单克锋对这种能拓展视野的活动很有兴趣，年均参与各类文学活动约20场。持续的交流研讨，助力他不断打磨文笔，多篇作品陆续刊发于《扬子晚报》《安徽文学》《三角洲》《海燕》《岁月》《甘肃日报》等刊物，他本人也加入了鼓楼区作家协会。鼓楼作协还举办了以他的诗歌为主题的文学研讨会。他说：“听很多文友点评我的诗歌，给出中肯建议，受益良多。”

多年笔耕，《中秋情愫》《故乡的芦苇》《落雪》都是他格外珍视的作品。他说：“你看，其实这些文字写的都是寻常生活。我希望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从容与热爱，用心感受世间百态，寻一份自在与安宁。”

作为土生土长的徐州人，单克锋一直将彭城大地的风物作为写作素材。他写下了不少描摹本土风情的诗文，记录大运河、伏羊节、梨园春色、市井美食等徐



单克锋

州风貌。展望今后，他希望继续扎根本土、书写市井百态，让文字饱含泥土气息与乡土温度，把文学之美分享给更多读者。

■声音（名家点评）

于寻常烟火中书写人间真情

鼓楼区全民阅读促进会秘书长 段邦芹

作为徐州本土作家，单克锋深耕市井乡土，在诗歌与散文的创作上笔耕不辍，作品常见于国内各大报刊和网站。他立足于故土大地，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沃土，走出了一条质朴温润的创作路径。

现实生活是他创作的精神原点。乡情牵挂、骨肉亲情、市井百态构筑起他源源不断的写作矿藏。他善于将个人生命体验融入文本，把四季风物、故土记忆与个体病痛、人生感悟交织在一起，既书写了游子回望故土的绵长乡愁，也直面亲身经历、人世境遇带来的真切痛感，将个人悲欢放置于烟火人间，让情感有生活的落脚点，不悬浮于空泛的抒情。

在诗歌语言上，单克锋摒弃繁复华丽的辞藻，行文朴素明净，多用生活口语化表达。他擅长从自然时序、草木风物、生活琐碎里拾取意象，借寻常景物托举内心情绪，把思念、怅惘、释然、困顿都寄寓于客观物象之中，由外物照见自我，实现景与心的相融。不做刻意的修辞炫技，却以真诚的表达叩击人心，情感内敛而厚重。

文体层面上，他兼顾诗歌与散文，拥有敏锐的细节捕捉能力。他无意追求宏大叙事，始终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内心世界，体察平凡个体的喜乐与挣扎。无论是回望旧时光的怀念，还是身处异乡的思念，抑或是直面病痛磨难后的生命觉醒，都以舒缓克制的语调娓娓铺展。文字兼具烟火底色与文学审美，既打捞沉淀的乡土记忆，也体察现实的人间冷暖，在一山一木、一朝一夕的寻常景致中生出对命运、自由与归途的生命哲思。

扎根生活，以笔为舟。单克锋以真诚质朴的文字刻录时代烟火，于寻常万物中发掘诗意微光，彰显出一名本土写作者扎根大地、书写人间的独特力量。

作品摘录

《肾结石》

我心胸太小
容不下这小小的石头
以至于疼痛难忍
在医院里
打了一针杜冷丁
这小小的石头就很听话
不作怪了
小石头取出之后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想起之前我爱吃大鱼大肉
霎时又感到阵阵的腰痛
我心胸实在太小
身体里
终究容不下这些石头

《落雪》

喜欢落雪
雪渲染了黑色的夜
每一片雪白都是一种奔赴
相见的人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夜在雪花的簌簌中
安静下来
今晚
适合小酌几杯
在甜蜜或疼痛中
放大自己
在雪越下越白的夜
早已大醉
天亮的时候
雪白的大地
一个人奔赴另一个人
满满的希望
寄托在另一个希望
雪簌簌地落着
一会儿轻
如幽灵在旷野中徘徊
一会儿重
像带着成吨的泪水
雪没有停
像一本无字的天书
只留下簌簌的声音
和一些远去的背影

《手术》

我从小就害怕动手术
害怕扎针、刀割、缝线这些动作
不过这一次
我躲不过去了
好像要动手术
害怕，也怕疼痛
我告诉医生
我酒量大
手术前多给打点麻药
推进手术室的时候
我一再叮嘱
越发紧张
紧张得连灯光都摇晃
医生不管这些
拼命地往血管里加麻药
慢慢地失去知觉
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一动不想动
我不再害怕疼痛
经历了一场劫难
变得无比坚强
因为又能重新活一次

《故乡的芦苇》

故乡的芦苇
诉说着心事
挂在高低相间的沟壑
白晃晃的
营造浓情的季节
故乡的芦苇
起起伏伏
在游子的心中摇曳
每到深秋时节
心中便想念遥远的故乡
沿着故乡的方向
有父母牵挂的眼光
有乡村缕缕的青烟
那是乡愁的线
直达我的心底
异乡的芦苇
布满了霜花
浓得化不开
但挺拔的姿势
一直望着故乡的方向
心中溢满温暖的乡愁